

母亲的针线活

□ 吴尧舜

房间桌上有只针线簸箕。簸箕是用柳条编成的，浅浅的，八角形状。里面有剪刀、针、顶针、线、画粉，还有一卷一卷的碎布头。针装在一个细长的小药瓶里，碎布按厚薄及颜色的深浅分别用布条扎着。

记忆里，母亲常在晚上，端着针线簸箕，专心地坐在煤油灯下，为我们缝补。一下又一下地轻轻扬起胳膊，仿佛在展现优美的舞姿。她的神情虔诚、安详，且有几分庄严，这一印象在我脑海里特别深刻。

那个年代，我家七口人，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，十分困难。为了节省每一分钱，全家人的鞋和衣服的制作、缝补，母亲全部包揽下来了，从来没有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受过冻。春夏秋冬的棉衣、单衣，从头到脚，都渗透着母亲的一针一线。

我们兄妹小时候很少有新衣穿，只有在过年的时候，才可能穿上一件新衣。旧衣服、补丁衣服是我们的日常服装。老大穿过的旧衣，经母亲拆、翻、裁、缝，老二接着穿……令我们自豪的是，母亲用旧服装改制的衣服在周围的孩子们中间是最合身的，样式也是最时兴的。那一块块的补丁，经过母亲精心搭配，成了衣服上的点缀，补丁

衣服也成了一件件好看的艺术品。我们上学放学路上都会引来羡慕的目光，这是对母亲针线活儿的称赞。

最繁杂的活儿是为一家人做鞋。做鞋先要做鞋底，母亲将破衣碎布用浆糊糊成一张张硬布壳，四张叠加，再从上面取下鞋样，鞋底很厚，俗称“千层底”。晚上收拾完家务，母亲坐在桌边煤油灯下，穿针引线，常常纳到深夜。十几个夜晚熬下来，上面纵横排列着数千个线眼，就像千人广播操在表演，更像三军仪仗队那样整齐、完美。

鞋底能否纳得结实，还要靠纳鞋底的线。这线要用麻线，因为够牢。但麻线难找，母亲就自己动手，将几根细的线并在一起，扣在吊锤上，旋转吊锤，细线就成了麻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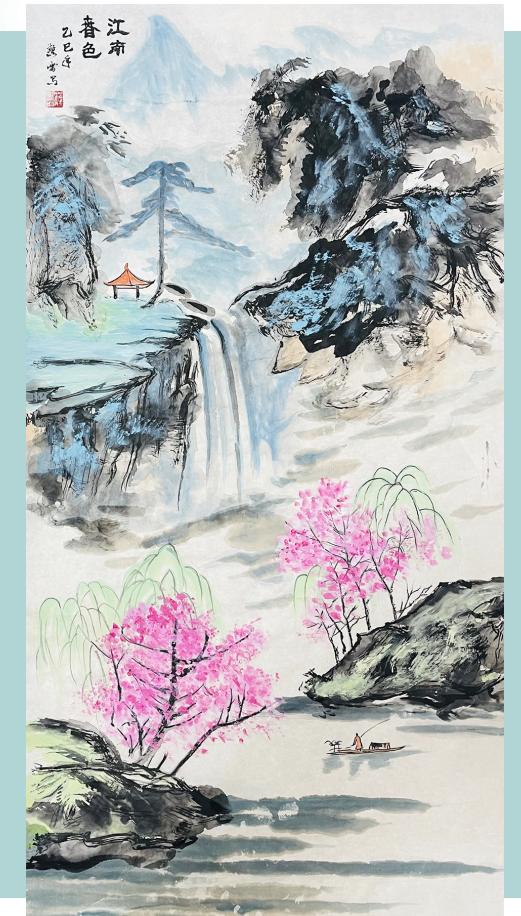
鞋底要纳得平平整整，针脚匀称细密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光原材料和工具就有十几样：棉绳、布头、浆糊、鞋样、剪刀、锥子、顶针箍、针拔等。在这项制作温暖的“工程”里，母亲的手要承受着很大的往返拉力，承受裂口的伤痛。日复一日，母亲的眼睛也越来越差，做针线活儿要靠近灯火，常常不是手被烫伤，就是缝补的



衣服被烧破。但她仍坚持着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丝不苟地干着。深夜里，我不时能窥探到母亲那一抹隐约的身影……

那一年，母亲去世了，我和妻子望着她留下的针线簸箕，决定把它留下。针线簸箕永远装着我们童年的美好时光，缝补过的岁月，还有母亲把持着针线簸箕时慈祥的笑容。她把她所有的爱一针一线地缝进每一件衣服，紧贴着我们的身体，温暖着我们的心。

母亲的针线活儿，看似是她们那一代人基本的生活技能，但在我的眼中心里，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关爱和温暖。当下，这样的手工制作也许不再需要。但母亲在灯下做针线活儿的身影却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，粗涩的麻线穿过鞋底的声响，仍时常在我耳畔、心里回响，我知道，这是一声声母爱的旋律，这旋律会相伴我一生。



江南春色 蒋惊雷

蚕豆

□ 吴子鸣

可长途贩运来的蚕豆吃在嘴里都是厚皮货，原因是不新鲜。

蚕豆其实是个好东西，虽然它不像大米那样一日三餐必不可少。要说谷雨之后的应季菜，莫过于蚕豆了，在谷雨到立夏这段时间，家里的蚕豆，也迎来了收获期，这个食物，季节性很强，最开始的时候，可以去掉豆荚，里面的皮不用去，都会很鲜嫩，而随着立夏到了之后，哪怕是豆仁的皮，也得去掉，吃着才会比较鲜嫩。

老话说“春吃豆，胜过肉”，而春天分为三个阶段，孟春仲春季春，不同的阶段吃的豆子也不一样，像春季最具代表性的豆子，就是蚕豆。儿时我上面还有个长我三岁的哥哥，我母亲说他每餐两木甑（一种竹制的碗）蚕豆，吃的滚胖。他乖巧懂事，坐在家里看门却会唱许多歌，可惜那个年代贫困落后、缺衣少药，他在六岁时就过早地夭折了。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心头肉，为此，母亲常常念叨而伤感不已。

虽然说今年蚕豆欠收，但我自家种的蚕豆吃吃还是足够的。那么蚕豆要怎么做才好吃呢？蚕豆炒牛肉鲜香滑嫩，春笋炒蚕豆清爽开胃，油焖蚕豆软糯入味，蚕豆炒肉简单下饭，而我更多的是在蚕豆中放一把剁碎的酸辣菜，过粥过泡饭。

抓住春天的尾巴，别错过这口时令美味。



运河浮想

□ 李虎驼

大运河没有汹涌的激流，也没有澎湃的惊涛。她波澜不兴，款款而来。运河两岸平畴沃野，阡陌纵横，风光旖旎。她缓缓流淌，由北向南流入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，流经常州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文明城市。迎着晚霞，漫步在龙城新运河的河堤上。迎面是透着现代气派的常州海事局大楼，它宛如一条停泊在港口等待启航的船。圆弧形的大楼墙面，酷似一张鼓满风的帆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宽阔的河面上，没有了千帆竞发的拥堵，没有了马达的喧嚣，也没有了纤夫的号子。面对平静的河面，独自坐在黄昏的暮霭里，沐浴着落日余晖，不失为一种享受。

有一种水鸟，展开翅膀略带灰褐色的白色羽翼，翱翔于水天之间。时而俯冲，犹如急速坠落的滑翔机；时而拉升，一如鹰击长空。然后尾随着运河上长长的船队，上下翻飞，姿势优美极了。这种鸟我以前没有见过，不知其名。但不管它是何种鸟，原来没有，现在来了，这也足以证明我们的生态环境正在改善。

尘世中的芸芸众生，不可

能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自己的痕迹。当岁月的年轮逐渐扩张到生命的暮色时，总希望自己能坦然面对已逝的年华，不致让它留下太多的遗憾。人到暮年，经过了沧桑洗礼的心灵，开始懂得应当珍惜曾经被忽略的淡泊和宁静。在黄昏的暮烟残霭里，归巢的飞鸟，无意间扇落了几枝败叶。也许明天就可以看到新芽从这里萌发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人当然也不会例外。

微风掠过水面，掠过树梢，伴随着归鸟啾啾。风声、涛声、虫声加上鸟鸣，夹杂在一起，奏响乐章。其中似乎蕴含着汉宫秋月的委婉、唐风宋韵的豪放，让人陶醉。婆娑的树影，荡漾在水面的涟漪中，微风摇拂着柳枝。明月清风的诗情画意，尽在这苍茫的暮霭之中。江南的黄昏，犹如成年的酒，常常使你在不知不觉中沉醉。享受黄昏，是一种心境。这种心境对青年来说，不过是一瞬间的心动；对于中年人，则如小酌微醺之后的片刻心醉；对老年人而言，那就是经过岁月沉淀，能够心从所欲之后获得的一份心静。